

一幅流着血泪和茶汁的茶山画卷

八山記

雷平阳 编著

八山記

雷平阳 编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山记 / 雷平阳编著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16.2

ISBN 978-7-5624-9334-1

I. ①八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茶叶—文化—云南省
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60252号

八山记

BASHANJI

雷平阳 编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李佳熙 版式设计: 何海林

责任校对: 刘雯娜 责任印制: 邱 瑶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易树平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 × 1092 1/16 印张: 11.25 字数: 162 千

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9334-1 定价: 4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八山記



茶山画卷



自序

在一次次面对难以驯化的魔力时，我们的祖先在迷惘之后，形成了共识：神奇的植物之上，都附有神灵或精灵。有的魔力，已经被人类所认识，但还继续困扰着其他生灵——比如，在西双版纳地区被人们称为“饿叶”的茶叶，人们最先视其为始祖或通向祖先之魂的载本，可随着宗教史、心灵史和文化史的艰辛演变，它逐渐地变成了祭品、药品、贡品、饮品和商品，仅存的“魔力”，是它那沟通灵与肉的功能，从而仍被人们视为世俗生活中美的极致，是一种可以食用的宗教。然而，当人类在体认茶叶所历经的几千年时光中，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依然像谜一样存在：除了人，孟加拉虎、野象、麋鹿、牛、马等任何一种飞禽走兽，都对茶树视而不见，从不食用。仅仅因为它是“饿叶”？我希望谜底就这么简单。

从2000年开始，我就一直行走在盛产普洱茶的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上。这六座古茶山，分别是基诺山、莽枝山、革登山、蛮砖山、倚邦山和易武山。来自植物学、文化人类学、民族学和边缘政治学的诸多资料告诉我，它们是茶叶的核心发祥地，更是茶文化的“故宫”。西方的一些汉

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，起始于云南澜沧江领域，沿青藏高原边缘，直达中亚并连通世界的茶叶贸易之路，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茶路。这条茶路的开通时间，与人类的文明史同步，远远早于一些普洱茶专家测定的1700年前。因为此路状若一支长弓，被命名为“茶文化之弓”。从此弓发射向世界的茶品，历来都是紧压茶，紧压茶的祖先是竹筒茶。依此观念，黑夜中摸索的茶叶史家们所说的紧压茶工艺来自中土的论调，显然是走上了迷途。

西方的中世纪，有一幅“半人毒参茄”画像，源于人们对“毒参茄”这种植物的理解和利用：毒参茄的根，晒干之后，可以雕刻成偶像或其他图腾，佩之于身，是护身符，能护佑爱情与财运。但通常情况下，晒干后的毒参茄根，往往都被卖给了巫婆和炼金术师，以作迷药的原料。不过，被刻成护身符或被制成迷药的毒参茄，仍然是少部分，更多的则被具体的采摘者偷偷放入食物，自己吃掉了，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毒参茄的功能。

有时候，我也觉察到了文化学领域内“毒参茄现象”的存在。这种现象本无可厚非，如果说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一部人类对致幻剂孜孜以求的历史，那我们这些秦始皇和徐福的后人，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？清醒和理性，是需要代价的。著名的迷药曼陀罗草，你用刀锋探之，它就会发出哀叫，刀锋无损，可那些听见哀叫的人，却可能一生都被神经错乱所困。

我着迷于普洱茶，乃是倾心于它那无出其右的品质，孕育了世界茶文化史而又几千年隐身于滇土的操守，以及它与茶山民族之间神鬼莫测的生死关系。所以，我弯下了腰，尽可能地贴紧一座座茶山。

根本用不着美化，一切正好相反，人们眼中的人间天堂——西双版纳，当我靠近它，我才发现，这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。与其他土地不同的是，这儿的每一寸土，只要你让它荒着，它就会在你的梦没有做完之前，长满茂盛的植物，借以湮灭种种哀痛。茶以苦味渡天下，普洱茶之苦，更多的是那些一代代守护在茶树脚下的民众的生命之苦。从碑文内容鸡零狗碎的茶案碑到人鬼分家的司杰卓密；从起始于茶客的攸乐起义到一个个灭绝于瘟疫的寨子……我之所见、所闻、所想，只是力图从个人的视角，绘制一幅流着血泪和茶汁的茶山画卷。

原计划只写古六大茶山，后来又加入了布朗山和南糯山。布朗山基于布朗族文化，南糯山则基于傣尼人文化和其在现代普洱茶历史上的开辟性地位。如此，或许要圆满一些。至于书名曾取《天上攸乐》，因为基诺山古称攸乐山，“攸乐”词意不借，若取之“天上基诺”，意思就偏了。基诺，基诺语，汉译“舅舅的后代”。

雷平阳

乙未春重修于昆明

>>



1	南糯山记
41	布朗山记
69	基诺山记
95	蛮砖莽枝革登记
131	倚邦易武记
163	后 记
165	主要参考书目

南糯山记

Nannuoshan Ji

西双版纳旧称车里。明朝冯甦《滇考》：“车里，在八百东，即古产里。汤时以短象、象齿为献，周公赐指南车归，故名曰车里。元兀良吉歹戌交趾，经其地，降之。至元中，置撒里路。明改车里军民府，寻升宣慰司。永乐中入寇，后惧而谢罪。万历十一年，明伐緬，其酋刀糯猛使贡象，实阴付于緬。兄居大车里，应緬使，弟居小车里，应汉使焉……”关于“车里”之名的来历，道光《云南志·地理志》亦云：“周成王时，越裳氏来朝，周公作指南车导王以归，故名车里。”

南诏国时期，设有金生城和银生城。方国瑜先生考证：“樊绰《云南志》丽水城曰：‘从上郎坪北里眉罗苴、盐井，又至安西城。’又曰：‘眉罗苴西南有金生城。’……金生城，疑即今之青蒲附近，在八莫北伊洛瓦底江西岸，盖金生城以产金得名，即在江边也。”至于银生城，



南糯山寨门

方先生：“樊绰《云南志》卷七曰：‘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，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。’按：银生城界者，即银生节度管辖界内，今所称云南普洱茶者，实产于倚邦、易武、勐海各地……则银生城界内产茶诸山，在今倚邦、易武、勐海等处可知也。”方先生没有明确指认银生城在西双版纳，但尤中教授的《云南民族史》一书中，则根据《南诏德化碑》所示，指认银生城就在“墨黻之乡”，即景洪一带，节度使是德化碑上的“赵龙细利”，即召龙细利。该节度之所以名“银生”，《清一统志》卷四百八十六普洱《山川》说：“整董井，在府南二百五十里，蒙诏（按即南诏）时，夷目叭细里，佩剑游览，忽遇是井，水甚洁。细里以剑测水。数日，视其剑化为银。”文中的叭细里，尤中先生说：“叭细里也可以写作叭细利。傣族中的地方头目称叭；王子则称召。细利其人，当其充当头目时称叭细利，一旦成了大王，便称召龙细利。”

金生城以产金而得名，银生城却无产银记载，乃是“剑化为银”，一下子就让人迷幻起来了。秘境之地，不辨东西南北，所以，这儿的头目进见周成公，还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命人为他制作了一辆指南车。其实，“周公作指南车导王以归”一说，同样是玄说，“指南”器具的发明，非周时所能为，乃后世为之，况就算有了一辆指南车，它如何能从中土驶入“墨黻之乡”？中原入滇之“五尺道”始修于秦，且雄山大川之间，马行亦需贴壁悬空，步步生死。明万历元年，四川巡抚曾省吾携万千兵将进剿僚僰，入此路便云：“石门不容轨，聊舍车而徒”，指南车在此，与“剑化为银”同出一辙，乃是史官们面对极边之国和蒙尘的光阴束手无策而凭生的无边想象。据此，我们也就不难发现，当地图上的名字都虚幻如梦境，地理学犹如迷药的配方，穷极地端的西双版纳在人烟袅袅升空以来，它除了受制于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边缘政治（且政治之剑大都只插向短狗和耕象等异物的心脏），更多的时候，它乃是一个隐伏于热带雨林中的不为人知的自由王国。我们言必称此地的部落与王国屡屡进献于朝廷，乃是汉文化的话语霸权所致。《新唐书·南蛮传》云：“大中时（公元847—859年），李琢为安南经略史，苛墨自私，以斗盐易一牛。夷人不堪，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，号白衣没命



>>

军。”明代陈文编修的《景泰云南图经志》：“至元甲戌，立彻里路军民总管府，岁赋其金银，随服随叛……其民皆百夷，性颇淳，额上刺一旗为号。作乐以手拍羊皮长鼓，而间以铜铙、铜鼓、拍板，其乡村饮宴则击大鼓，吹芦笙，舞牌为乐。”这两则典籍，白衣没命军，飘逸出尘却又生死不顾；额上刺旗且又性颇淳且又好饮宴且又随服随叛，大有魏晋的华美风骨。它们于字里行间，隆重举行的，一直是一场无须域外之人观赏的亦悲亦喜的旷世盛宴。叛，非叛也，自由的元素。